

成都王晓玲遭警察强按手印 手指被扳弯、淤肿

【明慧网】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王晓玲曾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被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判刑四年。王晓玲结束冤狱回家后，发现她的社保被完全归零。她没有生活来源，只靠低保几百元生活，每月要到社区签字。

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晚，西南交大社区工作人员小盛打电话给王晓玲，要她到社区签低保的字。王晓玲问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找她，小盛说她不知道。王晓玲说明天下午去，小盛说可以。

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一点半左右，王晓玲到交大社区。一会儿，九里堤街道办的人来了，紧接着又来了成都市政法委所谓工作小组的两女两男，后又来了两个男子，其中有金牛区政法委的。这些人要王晓玲签字。王晓玲问他们姓什么，这些人都不说，只有那两个女的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李，名字她们坚决不说。



左图：王晓玲右手中指淤伤



右图：王晓玲右手手指变形。

她们说这次是二十大之前的大行动，要对每个炼法轮功的清查，必须签字，要王晓玲签字，王晓玲坚决不签。他们又把新津洗脑班人员徐某喊来，把派出所警察也叫来了，威胁要送王晓玲到洗脑班，或到派出所，要抄家。他们抢走王晓玲的包，搜查里面有没有护身符等资料。

这样一直闹到晚七点过，几

个人强拉王晓玲的手按手印。王晓玲坚决不配合，告诉他们强拽着她的手按的手印她不承认。这些人不听，使劲掰王晓玲的手指，把她的中指都掰弯了，他们还要王晓玲签字，她坚决不签。直到快八点，来了一个高个子，说不签了，回家吧。王晓玲才得回家。

第二天，王晓玲的中指肿胀、发紫，拿东西使不上劲。◇

封城求医难 妇人得妙方

【大陆来稿】二零二一年的一天，我和妈妈去超市，出来时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那儿讲，这个疫情把她害惨了。她说：“我背上三根肋骨都是骨质增生，又是类风湿。封城这两个月把我痛惨了，平时还可以去做按摩、贴膏药什么的，稍微好一点。在这疫情期间，按摩也没有，药也拿不到，简直痛死我了。”

我和妈妈听到后，就过去给她讲法轮功真相、劝“三退”。她说没有入党，只入过团、队，并同意退团退队，诚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

第三天，我和妈妈出去，又

见到这位妇女。她激动地对我们说：“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我回去一念就好了。”

她说，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都有骨质增生，她叫他们也诚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大女儿不信，说哪有那么灵？她就对女儿说：“你看我昨天痛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今天这么精神，你是我女儿，我还骗你吗？这是真的呀。”

我又送给她存有真相资料的U盘和其他真相资料，让她给她女儿看。她再三说谢谢。我们告诉她，要谢法轮大法，大法是来救人的。

为何相信大法好会得福报


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在法轮大法遭到迫害时，您能明白是非、支持善良，相信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这是最珍贵的一念，您就会得到上天的佑护。

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善恶有报这一天理的体现。因为诚心敬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危难时刻化险为夷、遇难呈祥的例子比比皆是。◇

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高志君仍被非法关押

【明慧网】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高志君今年九月被警察绑架后，至今仍被非法关押，恐面临司法迫害。

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，南充市顺庆区西城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法轮功学员张杰林、高志君等四人。其中两人第二天回家。

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张杰林在被绑架到南充市蓬安县后，因体检不合格，以“取保候审”的方式回家；同日，高志君被劫持到位于顺庆区华凤镇的南充市看守所，非法关押至今，恐面临顺庆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司法构陷。

高志君女士，现年五十二岁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到广东去打工时又不幸得了乙肝，吃了不少药，中药、西药、民间偏方都不



非法
關
押

大管用。后来父亲就叫她学炼法轮功，不长时间病就好了，个性也变温柔了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江泽民裹挟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，高志君因坚持真善忍信仰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，被中共人员绑架十多次，抄家十几次，曾两次遭非法判刑共六年半，出狱后还遭中共人员经济迫害：

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高志君去一同修家，被国安绑架到洗

脑班迫害，九月三十日转到南充市看守所，后被非法判刑三年，被劫持到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迫害。

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，高志君在街上给一老人讲法轮功真相和发真相年历时，遭茶馆里喝茶的人告发，被李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南充市看守所，后被顺庆区检察院、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。

高志君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结束二次冤刑出狱。二零二一年十一月，当地社保局以她曾被判刑为由突然停发了她的基本养老金，令高志君的生活顿失依靠。◇

都江堰何忠萍含冤离世

【明慧网】四川省都江堰市法轮功学员何忠萍，退休警察，曾被非法劳改三年多，被剥夺退休工资，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含冤离世。

何忠萍，女，现年六十七岁，是四川省阿坝州监狱的退休警察，因修炼法轮大法不放弃正信，曾被非法劳改三年多，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只给她发一点生活费，从三百元，四百元，到后来的六百多元，曾多次找各级部门反映要求恢复工资，都被回绝。

十四年来，何忠萍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，经济上再难也坚持不接受好心人的帮助，只是平和地向上级及单位讲大法被迫害真相，寄真相信。这几年，她的眼睛模糊了。

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，阿坝州监狱派三名女警去她家说是给她解决工资问题，要她签字，已看不清字的她就签了，第二天女儿回家看到所签内容与事实不同，气的她痛哭两天，她说所有的签字作废。她于今年九月三十日含冤离世。◇

“天安门自焚”中的王进东

前不久，与几个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交谈，发现仍有人相信中共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（除夕）构陷法轮功的“天安门自焚”谎言。为了揭示真相，这里再对“自焚”伪案进行分析，王进东是此案的重点人物，因此主要分析他表现的真伪。

“自焚”录像男主角王进东，面无表情，脸部肌肉僵硬。一个刚刚被火烧过的人，会疼得脸上肌肉抽搐扭曲，怎么会面无表情若无其事呢？他的头部被火烧过，而头发最易燃，应该亮出光秃秃的头皮，为什么他的头发好好的？难道是戴的保护面具吗？

王进东身旁的武警，一直在旁边等候，直到王进东呼完口号，才把灭火毯给他蒙上。如果真要灭火，应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去就蒙上，不会等他在摄像机前喊完口号，才蒙毯子的。



王进东有一个特写镜头（见图）：装汽油的绿色塑料瓶摆在两腿间。正常情况下，那装汽油的瓶子用完后就随手扔了，怎么会烧完了又捡起来放在腿中间呢？王进东有什么必要，还要再把那塑料瓶捡起来放在跟前呢？不多此一举吗？不就是在摆姿势等录像吗？

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“国家恐怖主义行为”。声明说：从录像分析表明，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。◇